

□ 泰勒貝特耶拉：通往辛納布拉之橋 (Tel Bet Yerah: the Bridge to el-Sinnabra)

以色列文物局 (IAA) 官方考古報告中文翻譯

□ 原始來源

期刊：Hadashot Arkheologiyot—Excavations and Surveys in Israel (HA-ESI)

卷期：第 126 卷 (2014 年)

報告作者：Yardenna Alexandre

日期：2014 年 12 月 8 日 (最終報告)

報告編號：HA-ESI 126

發掘許可：A-6669

官方網址：https://hadashot-esi.org.il/report_detail_eng.aspx?id=13670

插圖：原文插圖全部由以色列文物局提供 (Fig. 1–Fig. 10)

發掘概況

2012 年 12 月至 2013 年 1 月間，於金尼烈 (莫沙瓦) (Kinneret; Mohshava) 的 767 公路與 90 公路交匯處進行了一次試探性考古發掘 (許可編號 A-6669；地圖座標 253630/736300；圖 1)。此項發掘乃因沿加利利海 (Sea of Galilee) 湖岸鋪設大型管線時，造成泰勒貝特耶拉 (Tel Bet Yerah) 考古遺址受損而展開。該發掘由以色列文物局 (IAA) 執行，經費由麥庫羅特自來水公司 (Mekorot Water Company) 資助，主持者為 Y. Alexandre，參與協助者有 Y. Lavan (行政)、A. Shapiro (GPS)、T. Meltsen (測量)、Y. Bibas (攝影)、Y. Gorin-Rosen (玻璃)、H. Kupersmidt (冶金實驗室) 及 A. Berman (錢幣學)。

泰勒貝特耶拉 (又稱希爾貝特埃爾卡拉克 Khirbat el-Karak，或辛納布拉 el-Sinnabra；面積逾 200 唐納姆 dunams) 位於加利利海南端略偏西北之處。此丘址 (tell) 東臨湖泊，北、西兩面為古約旦河出水口及河床所環繞，南面則為較近代的約旦河床。因此，從北面進入遺址必須經由一座橋樑；而當兩條河床同時有水流通時，泰勒貝特耶拉便成為一座島，從南面進入則需另建一座橋 (參見圖 1 之插圖)。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此丘址已進行過多次考古發掘，揭示了數個聚落時期的可觀遺存。曾出土早期青銅時代廣大設防城市的龐大遺跡，以及希臘化時期的重要建築遺存——該時期菲利奧特里亞 (Philoteria) 城邦 (polis) 曾在此建城 (Hestrin 1993; Getzov 2008; Greenberg 2008)。丘上曾發掘出一座拜占庭教堂 (Delougaz 與 Haines 1960)，另有一座設防的公共建築群，最初被辨識為晚期羅馬時期的會堂並附設澡堂，其後被正確地重新詮釋為早期伊斯蘭文獻所記載的烏邁亞 (Umayyad) 宮廷宅邸辛納布拉 (Whitcomb 2009；參見下文)。此外，筆者於 2012 年在本次發掘地點以南約 500 公尺處進行的一次小型搶救發掘中，揭露出一組烏邁亞時期的倒虹吸管線 (inverted siphon pipelines)，這些管線將水從「貝倫妮絲水道」(Berenice Aqueduct；為羅馬時期為將納哈爾雅夫內埃爾 Nahal Yavne'el 的泉水輸送至羅馬城市提比利亞 Tiberias 而建的水道) 沿坡下引，橫越古約旦河床再上引至丘址，為烏邁亞宮殿及澡堂供應新鮮泉水 (Alexandre 2013)。

發掘結果

本次發掘揭露出一段建造精良的斜坡鋪面之短段。這片玄武岩鋪面被詮釋為一座古橋的坡道 (ramp)，該橋橫跨原約旦河出水口，自北面大陸連通至辛納布拉／泰勒貝特耶拉遺址。基於本次受限發掘所揭露的考古資料、丘址相關考古證據之評估，並結合同時代歷史文獻及早期旅行家與研究者的記述，筆者提出該橋於烏邁亞時期始建，

並沿用至馬穆魯克（Mamluk）時期（七至十五世紀）。本次共於三個相鄰區域發掘了三個探方（Sq. 1–3；圖 1）。

探方一（Square 1；4 × 6 公尺；圖 2）

揭露出一小片夯土夾卵石之生活面（L101），向上延伸至一段石牆（W104；長約 5 公尺），該牆走向為西北—東南。牆身以大、中型玄武岩塊加重型砂漿砌築，且因鋪管工程而嚴重受損。發掘期間，因冬季降雨使地下水位上升，淹沒整個探方，窒礙了進一步發掘。W104 的石塊尺寸與砂漿，與探方三（W108；見下文）所揭露、位於西北方約 50 公尺處的長牆外觀相似，且兩牆方向相合縱未盡相同。因此兩牆或屬同一結構，唯此仍屬推測。

探方二（Square 2；1.6 × 2.0 公尺）

在為安置貝澤克電信箱（Bezeq telecommunication box）而挖掘的一處極小試掘坑中，揭露出一小片夯土生活面（1.2 × 1.4 公尺）。

探方三（Square 3；約 6 × 11 公尺；圖 3、圖 4）

揭露出一道長石牆（W108），此牆界定了西側一面斜坡的表面——該坡面以堅實石牀（stone bedding）構築，上覆玄武岩板鋪面（L105、L106、L109）。W108 牆身揭露長度達 10 公尺，並向西北方向續約 1 公尺，惟該後段已受損。此牆亦可能向東南延伸至發掘範圍之外。其最小寬度為 0.85–0.90 公尺，且牆身西側有證據顯示存在與牆體整體砌築的附加石構件，惟這些構件遭承建商損壞，並因地下水上升淹沒牆西區域而無法觸及。W108 兩面牆面均由細心鋪砌、體積較大且粗略加工之玄武岩塊構成，其間隙以較小石塊填充。所有石塊均以厚實而堅硬、含有大量貝殼碎屑的石灰砂漿固定。牆內面在兩個深入石牀的小探坑（L110、L111）中揭出。這些探坑顯示該長牆僅存兩層砌石，其內面覆有一層厚水硬性灰泥（hydraulic plaster），該灰泥並水平延伸為一層厚實的灰泥地面（L111；圖 5），正好位於石牀之下。過高的地下水位阻礙了在此灰泥面之下的進一步挖掘，L111 之下可能存在更多構造層。

玄武岩石牀（L105/L109；5.0 × 7.3 公尺）於玄武岩板鋪面已不存在的區域揭出，其鋪設於 L111 之上，由二至三層中等至偏小的玄武岩石塊壓實而成。部分石塊表面已磨損，其餘則較為參差（圖 6）。嵌埋石塊之土層因其下不透水灰泥層而積水飽和，內含碎裂貝殼及大量水磨、小型的陶器身片，其年代屬羅馬及拜占庭時期。L105/L109 不平整的頂面自西北向東南方向呈上坡：西北端為海拔以下（BSL）208.01 公尺，東南端為 207.56 公尺，在 7.3 公尺距離內升高 0.45 公尺。玄武岩板鋪面（L106）於其北端低處直接覆於石牀之上。原先覆蓋其餘石牀之鋪石板，應在橋樑廢棄後被取走作二次利用。在此揭出一段長 3.2 公尺的玄武岩板，以八排細心鋪設而無砂漿黏結（圖 7）。最東北端的一排石板由九塊精良的大型玄武岩板構成（0.20–0.25 × 0.3 × 0.7–0.8 公尺），縱向鋪置並形成平直邊緣；其餘各排則為尺寸略小、規格不一的石板（約 0.20–0.25 × 0.30–0.50 × 0.25–0.30 公尺），橫向鋪置。與南方石牀相同，玄武岩鋪面亦向東南上坡（自最西北端所揭露之海拔以下 208.25 公尺，至東南端之 207.82 公尺，在 3.2 公尺距離內升高 0.43 公尺）。第五排與第六排之間可見一極微之抬階或脊線（約 3 公分）。

一道與 W108 平行的牆，必然曾界定此玄武岩鋪面及其下石牀的東側，惟未揭出。初時推測其位於發掘範圍之外，遂於現存玄武岩鋪面之東以機械開挖探溝以追尋之。探溝顯示，一條沿發掘區東北邊緣、位於地下約 4 公尺深處的污水管線，必然已摧毀了玄武岩鋪面及其下石牀與界定其東側之牆的東向延續部分。因此，此鋪設坡道之原有寬度不得而知，僅能確定其寬度至少五公尺。長牆、石牀及覆於其上之鋪面，皆為單一構造之組成部分，該構造被詮釋為通往橫跨古約旦河床、連結大陸與泰勒貝特耶拉遺址之橋樑的北向坡道。

小件遺物

本次發掘中能貢獻於判定橋樑建造年代及使用時間之小件遺物，僅限於少量陶片、少數玻璃碎片及五枚可辨識之錢幣。

陶器 (The Pottery)。發掘中共獲取約 250 片陶片，絕大多數為身片，且幾乎全部細小、水磨。鋪設於玄武岩鋪板上或其間隙中，未發現任何陶片（僅少數石板稍微挪移）。於石牀之上及 L105、L109 的石塊之間發現的若干陶片，包含少數羅馬及拜占庭陶片、數片赤陶管碎片，以及數片可定年於烏邁亞與阿拔斯 (Abbasid) 時期之釉彩奶油色陶片。出自小探坑 L111（深挖至石牀下灰泥層）的大約 40 片細小磨損陶片，可歸屬於羅馬及拜占庭時期。少數十字軍與馬穆魯克時期陶片則出自位於石鋪面北緣以北約 3 公尺、面積約 1 × 2 公尺（編定為探方四；探方四之發掘已展開，但因淹水而中止）的一小片堆積發掘區 (L107)。由於發掘中缺乏尺寸足供判別之口緣陶片，遂決定以照片呈現取自石牀 L105/109 的一組早期伊斯蘭奶油色陶片（圖 8），以及取自 L107 極小區域的一組十字軍與馬穆魯克時期之釉彩及手繪陶片（圖 9）。基於這批固然不多的陶片，可謹慎推測該橋建於羅馬及拜占庭時期之後，可能屬早期伊斯蘭時期。

玻璃 (The Glass)。取自石牀 L105 與 L109 的六件玻璃碎片，被辨識為一隻酒杯、一件帶座油燈及一個大型容器，全部可定年於拜占庭時期。

錢幣 (The Coins)。本次發掘共出土五枚可辨識之錢幣。三枚出土於石牀 L105/109 之上及其間：一枚為君士坦提烏斯二世 (Constantius II) 錢幣，定年於西元四世紀中葉 (IAA 編號 143072)；另兩枚為烏邁亞錢幣（七至八世紀；IAA 編號 143071、143074）。兩枚出土於含有十字軍與馬穆魯克陶片之部分發掘小區 L107 的堆積中：一枚定年於贊吉王朝 (Zangid Dynasty) 馬哈茂德·本·贊吉 (Mahmūd bin Zangī; 1146–1174 CE) 統治時期 (IAA 編號 143075)，另一枚定年於阿尤布王朝 (Ayyubid Dynasty) 薩拉丁·優素福 (el-Nāsir Yūsuf Salāh el-Dīn; 1174 CE) 統治時期 (IAA 編號 143073)。

橋樑興建的背景：歷史文獻與考古證據

橋樑坡道之發現，促使必需評估其他或能闡明橋樑歷史之現有資料。當時有何種情況促使必須自北面大陸興建一座通向丘址之橋樑？誰是擁有動機與手段執行此一工程之主政當局？此橋使用了多久？以下簡述可能闡明上述問題之歷史文獻，以及丘址自羅馬時期及以後之考古資料。

歷史文獻 (The Historical Sources)

在早期羅馬時期，約瑟夫斯 (Josephus) 記載，西元 67 年維斯帕先 (Vespasian) 及其子提圖斯 (Titus) 率三個軍團駐紮於敘納布里司 (Sennabris) ——該地距提比利亞三十弗隆 (stadia) ——以備進攻提比利亞及他利基亞 (Tarichaea) 之猶太叛軍 (《猶太戰爭錄》War III, 447)。拜占庭時期，敘納布里 (Sinnabri) 一地於塔木德 (Talmud) 中亦被記載為毗鄰貝特耶拉 (《耶路撒冷塔木德》Megilla I, I)。

敘利亞地理學家雅古特·埃爾哈馬維 (Yaqut el-Hamawi; 1179–1229 CE) 記載，以馬士革為根據地之烏邁亞哈里發穆阿維亞·伊本·阿布蘇富揚 (Mu'awiya Ibn Abu Sufyan; 661–680 CE) 於辛納布拉 (el-Sinnabra) 建造其冬季行宮 (qasr)，該地位於約旦省 (el-Urdunn) 首府塔巴里亞／提比利亞 (Tabariyya/Tiberias) 以南六公里處 (阿拉伯文獻引錄於 Mayer 1951)。據巴蘭杜里 (el-Baladouri) 所載，此宮殿其後由哈里發馬爾萬·伊本·哈卡姆 (Marwan ibn el-Hakam; 683–684 CE) 及阿卜杜勒·馬利克·伊本·馬爾萬 (Abd el-Malik ibn Marwan; 685–705 CE) 依季節輪流居住。西元 744 年，當烏爾敦 (Urdunn) 部族在此向哈里發亞齊德三世 (Yazid III) 領導下的烏邁亞政權宣誓效忠時，辛納布拉仍處烏邁亞控制之下。約西元 750 年烏邁亞王朝為阿拔斯所推翻後，辛納布拉宮殿之佔用或已停止，但辛納布拉——此時或已成為一座村落——至西元 979 年當哈姆丹 (Hamdanid) 與法蒂瑪 (Fatimid) 兩王朝代表在此會面時，似乎仍有人定居 (Gil 1997:355)。

西元 1113 年，辛納布拉——在十字軍文獻中稱作 Sane Boria——成為第一次十字軍之鮑德溫一世（Baldwin I）與阿尤布王朝之間交戰之地，法蘭克軍隊於橋西紮營。西元 1187 年 7 月，薩拉丁（Saladin）之營帳位於辛納布拉，正欲於哈丁戰役（Battle of Hattin）中與十字軍遭遇。此村落或未能延續至十字軍及阿尤布時期之後，因十三世紀以後之文獻，具體所指為辛納布拉之橋樑。

早在西元 1106 年，俄國朝聖者但以理院長（Abbot Daniel）便已記載有兩座橋樑橫跨約旦河兩個出水口：「約旦河自提比利亞海流出，分為兩道水流，相距三箭之地（bow-shots），分流約半俄里（verst）後再度合而為一，即所謂約旦河。其源頭魚產豐富，共有兩座石橋，造得非常堅固，架於拱上，約旦河即自拱下通過，橫跨兩道水流。」（Le Strange 1896）。

由但以理之記述可明瞭，在十二世紀時，約旦河同時流經北、南兩條河床，並有兩座橋樑橫跨自加利利海流出之出水口。此兩橋提供自北、南兩面大陸進入辛納布拉島之通道。

馬穆魯克時期，伊本·法德爾阿拉（Ibn Fasal Allah）於十四世紀描述約旦河北段與南段在辛納布拉橋交匯。十五世紀之卡爾卡尚迪（Qalqashandi）則以提比利亞下方之辛納布拉橋為薩法德（Safed）省與約旦河谷兩省之邊界，顯示此橋為一重要地標。

考古證據：羅馬、拜占庭與烏邁亞時期（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丘上發掘所得之羅馬時期考古遺物甚少。西元一世紀敘納布里司羅馬軍營之遺址迄今尚未發現。羅馬軍團或曾駐紮於北約旦河出水口及丘址正北方之大陸上，即今稱阿爾德埃爾馬拉哈（Ard el-Mallaha）的臺地，今日為哈薩爾金尼烈（Hasar Kinneret）所佔據（參見圖 1）。此外，短期駐營可能僅留下極有限之證據。

丘址北端曾發掘出一座具三後殿（tri-apsidal）之六世紀拜占庭教堂，呈現數個建築階段。約在六世紀末或七世紀初廢棄後，一座改建之建築在早期伊斯蘭時期於其址上重建（Delougaz 與 Haines 1960）。

1950 年代於丘上發掘之一座精良之設防公共建築群，最初被辨識為羅馬—拜占庭時期會堂（Bar-Adon 1956:53–54），但其後被正確地重新詮釋為一座附設澡堂之烏邁亞設防行宮（qasr）宅邸（Reich 1993; Whitcomb 2009:241–242）。基於此考古證據，過去備受質疑之烏邁亞辛納布拉與泰勒貝特耶拉（希爾貝特埃爾卡拉克）遺址之對應關係，現已確立無疑。近期於此宮殿地面之下進行之發掘，出土錢幣確認中央建築建於西元 650 年之後，附屬於宮牆外之澡堂則建於七世紀末（Greenberg 與 Paz 2010；GB-T 區）。此外，筆者於約旦河床西岸近期發掘中揭出之倒虹吸管線，為烏邁亞統治者為供應此宮殿新鮮用水而進行之大型工程之證據（Alexandre 2013）。

丘上未發現任何十字軍或馬穆魯克時期之建築。

討論（Discussion）

歷史文獻與考古資料均不支持在羅馬或拜占庭時期即建有通往泰勒貝特耶拉之橋樑。主要羅馬道路自貝特謝安／斯基托波利斯（Bet She'an/Scythopolis）通往提比利亞，或繞行兩約旦河出水口之西側，而未曾通達丘址本身。

相反，歷史文獻與考古資料皆為七世紀烏邁亞時期興建此橋提供了有力之脈絡支持——當時中央政權既有動力亦有手段，興建一座專門連結辛納布拉／泰勒貝特耶拉與烏邁亞省會塔巴里亞／提比利亞之橋樑。烏邁亞時期，自埃爾拉姆拉（el-Ramla）、貝珊／貝特謝安（Beisan/Bet-She'an）與大馬士革／迪馬什克（Dimashq/Damascus）通往提比利亞之繁忙道路，均經由辛納布拉——即哈里發設防季節行宮所在之處（圖 10）。此一時期，湖水或同時流經北、南兩約旦河床出水口，形成一座島。循十九世紀初一支英國探險隊觀察到該丘「似被人工之水圍繞」（Irby 與 Mangles 1823:300），甚至可謹慎推測：或確曾在南河床進行過土方工程，以建構環繞並保衛此行宮之護城壕溝。

歷史文獻明確將辛納布拉橋列為十一至十五世紀阿尤布／十字軍及馬穆魯克時期之地標。有些橫跨加利利海以南約旦河之古橋，於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受到旅行家與研究者之注意，這些橋樑為連結敘利亞與地中海沿岸之重要歷史性國際東西向幹道之必經構成。經記錄之主要橋樑包括：十拱之伊斯爾烏姆埃爾卡納提爾（Jisr Umm el-Qanatir，亦偶稱伊斯爾塞馬赫 Jisr Semakh）與伊斯爾埃斯西德（Jisr es-Sidd），分別位於兩約旦河出水口以南約一公里與兩公里處，以及位於亞爾穆克河（Yarmuk）與約旦河匯流處以南之伊斯爾埃爾穆賈米耶（Jisr el-Mujamieh）（此等橋樑位置參見 Conder 與 Kitchener 1882：地圖第六版 sheet VI）。辛納布拉當地之橋樑大多為旅行家所忽略，另有學者建議位於下游約 1 公里之主要拱橋伊斯爾烏姆埃爾卡納提爾，或即中世紀文獻所指之「辛納布拉橋」，而並非通往島本身之橋樑（Ben-Arieh 1965:172，註 6）。

然而，連結大陸與辛納布拉、橫跨北、南約旦河出水口之兩座橋樑殘跡，至 1920 年代仍清晰可見；芬蘭先驅考古學家阿帕埃利·薩里薩洛（Aapeli Saarisalo）並提供北橋殘跡之具體細節（雖然他誤以為其屬羅馬砌石）：「橋墩之一列自基布茨（kvutza；即哈薩爾金尼烈 YA）之一角……延伸至希爾貝特凱拉克（Khirbet Kerak）之北端……橋樑先向東南延 50 公尺，再東延 94 公尺，復向東南延 50 公尺，直至消失於現今公路之下。如今僅餘舊拱之基礎可見。原表面之鑿石均已被搬走，僅零星散置若干孤石，砌體中尚有三塊單石在原地。灰泥非常堅硬。我曾見過自此橋取來、以這種堅硬灰泥黏結小石之石塊，被用作鄰近殖民地之鋪路石。島之南端，緊鄰今橫跨現今出水口之現代橋樑處，亦有另一座同類型橋樑之痕跡。」（Saarisalo 1927:76–77）。

本次發掘揭出此古烏邁亞橋北向坡道之一部分，包括一段精良之玄武岩鋪面。此鋪面在薩里薩洛時代並未顯露，或因其時為沼澤地所覆蓋。

結語 (Conclusion)

綜上所述，這小段建造精良之玄武岩鋪面坡道屬於一座橋樑；其向東南方向上坡。發掘所得之有限遺物支持該橋建於烏邁亞時期，並表明其持續使用至馬穆魯克時期。除這些遺物外，丘址之考古證據、歷史文獻及早期研究者之記述，皆導向同一理解：此鋪面坡道為一座建於烏邁亞時期、用以連結大陸與辛納布拉島上宮殿之橋樑的組成部分。此橋持續使用至馬穆魯克時期結束，並與其南方之相應橋樑一起，或即中世紀文獻所載之辛納布拉橋。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Alexandre Y. 2013. Tel Bet Yerah, the Inverted Siphon Pipeline. HA-ESI 125.
- Bar-Adon P. 1956. Sinnabra and Beth Yerah in the Light of the Sources and the Archaeological Finds. Eretz-Israel 4:50–55（希伯來文；英文摘要，頁 5–6）。
- Ben-Arieh Y. 1965. The Central Jordan Valley — A Crossroads Area. Yediot — Bulletin of the 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 24/3–4:168–179（希伯來文）。
- Conder C.R. 與 Kitchener H.H. 1882. Map of Western Palestine: Sheet VI. London.
- Delougaz P. 與 Haines R.C. 1960. A Byzantine Church of Khirbet al-Karak. Chicago.
- Getzov N. 2008. Beth Yerah. NEAEHL 5:1649–1650.
- Gil M. 1997. A History of Palestine 634–1099. Cambridge.
- Greenberg R. 2008. Beth Yerah. NEAEHL 5:1650–1651.
- Greenberg R. 與 Paz S. 2010. Tel Bet Yerah 2007, 2009. HA-ESI 122.
- Hestrin R. 1993. Beth Yerah. NEAEHL 1:255–259.
- Irby C.L. 與 Mangles J. 1823. Travels in Egypt and Nubia, Syria and Asia Minor During the Years 1817 and 1818. London.

Le Strange G. eds. 1896. The Pilgrimage of the Russian Abbot Daniel in the Holy Land 1106–1107 AD. Palestine Pilgrims' Text Society 4. London. Pp. 60–61.

Mayer L.A. 1951. As-Sinnabra. Eretz-Israel 1:169–170 (希伯來文)。

Reich R. 1993. The Bet Yerah 'Synagogue' Reconsidered. 'Atiqot 22:137–144.

Saarisalo A. 1927. The Boundary between Issachar and Naphtali. Helsinki.

Whitcomb D. 2009. From Pastoral Peasantry to Tribal Urbanites: Arab Tribes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Islamic State in Syria. In J. Szuchman eds. Nomads, Tribes and the Stat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Cross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Pp. 241–2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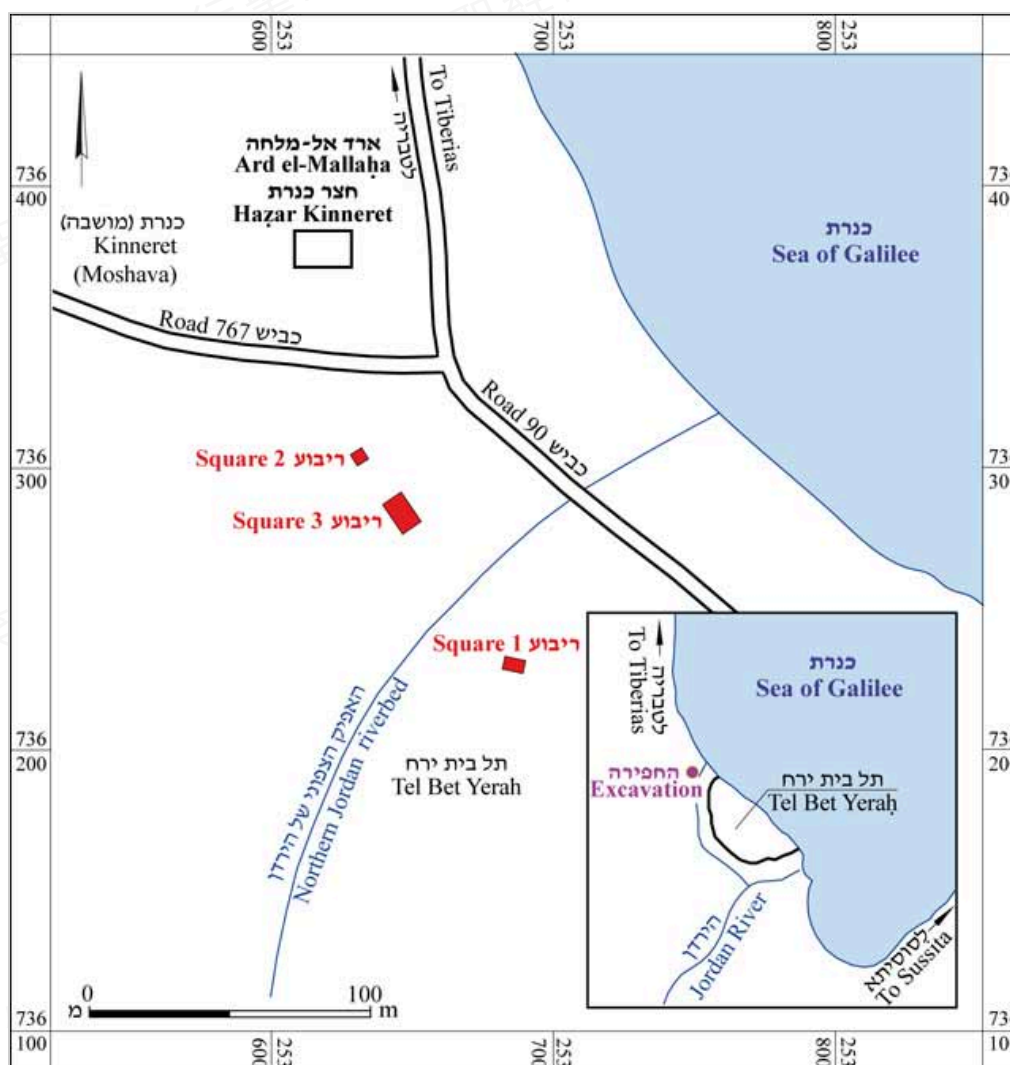


圖 1：發掘探方之位置，及顯示北、南約旦河床出水口之泰勒貝特耶拉插入圖

IAA HA-ESI 126 (2014) Fig.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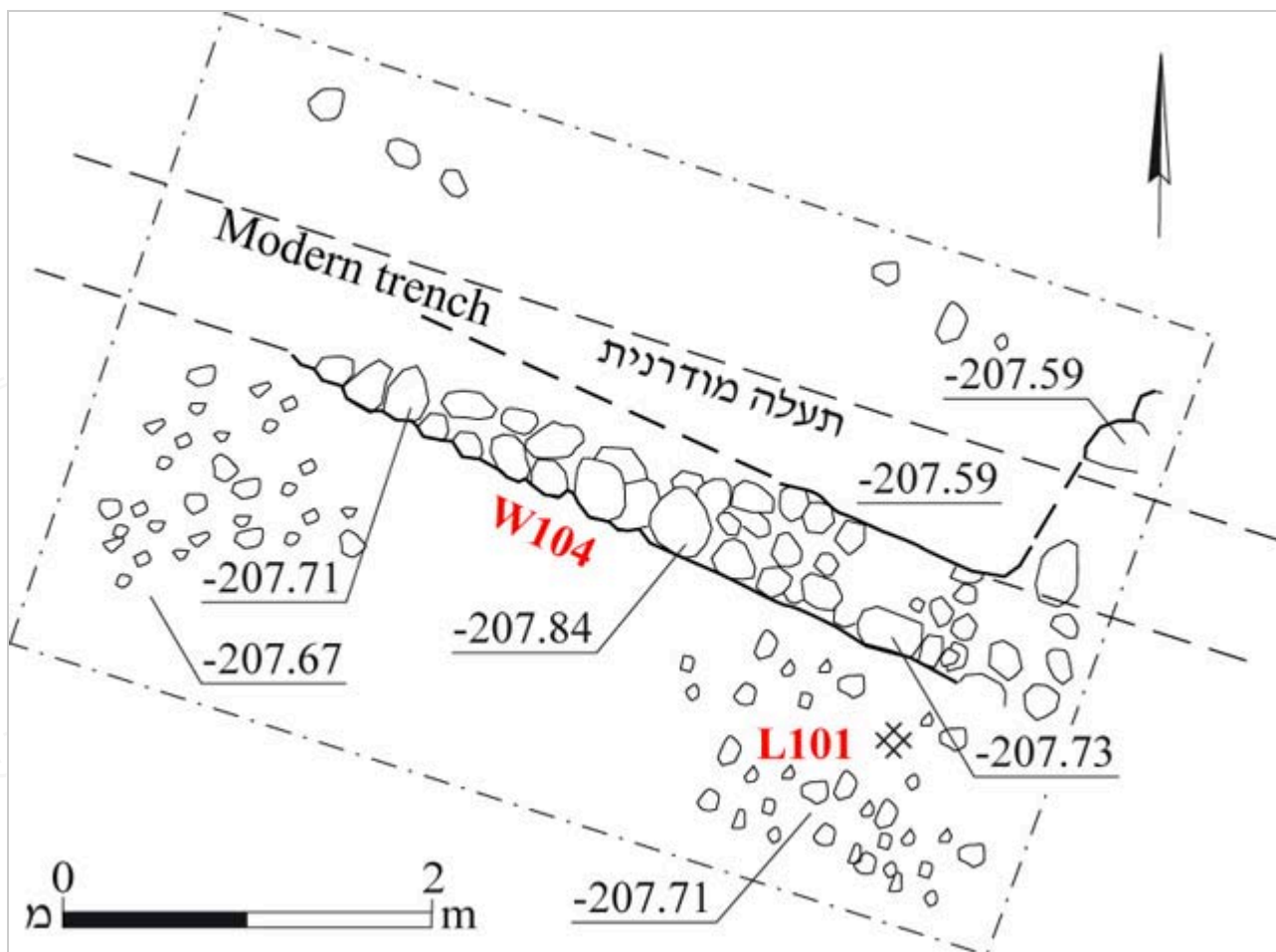


圖 2：探方一之平面圖

IAA HA-ESI 126 (2014) Fig.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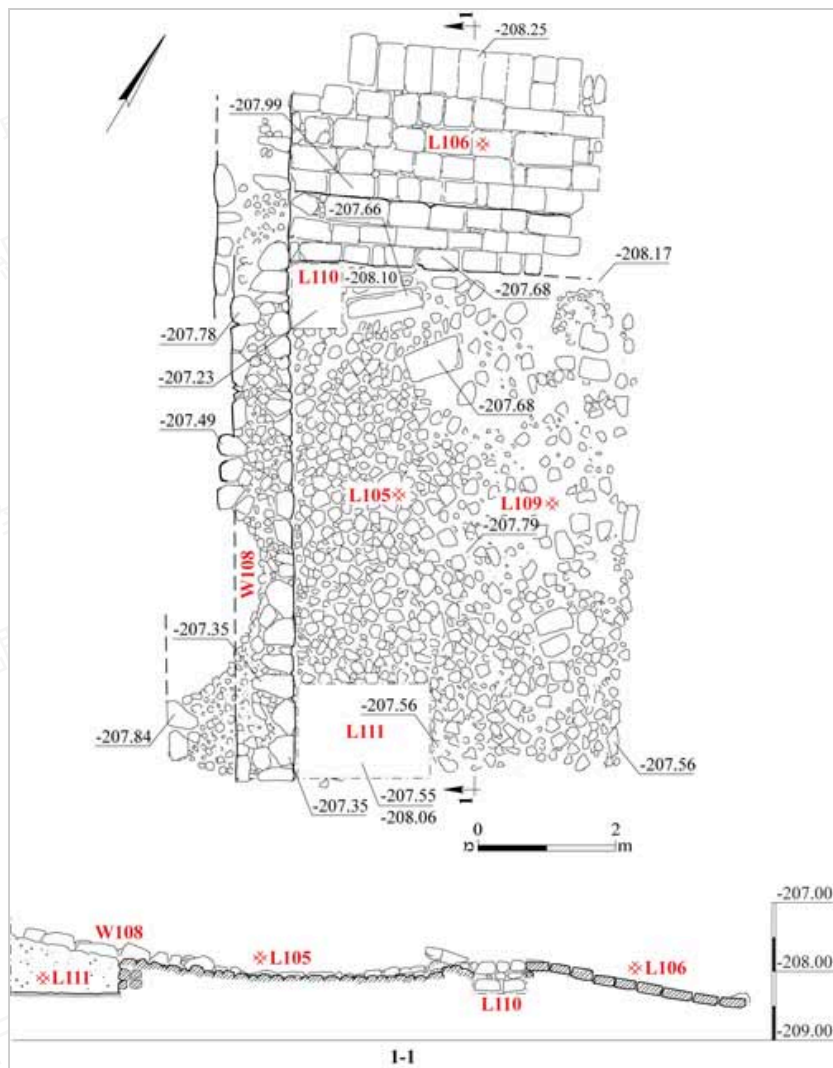


圖 3：探方三之平面圖與剖面圖

IAA HA-ESI 126 (2014) Fig. 3



圖 4：橋樑坡道全貌，向東南望

IAA HA-ESI 126 (2014) Fig. 4



圖 5：覆蓋 W108 內面之灰泥層及石牀 111 下方之地面，向西南望

IAA HA-ESI 126 (2014) Fig. 5



圖 6：石牀，向西南望

IAA HA-ESI 126 (2014) Fig. 6



圖 7：玄武岩板鋪面，向東北望

IAA HA-ESI 126 (2014) Fig. 7



圖 8：早期伊斯蘭烏邁亞與阿拔斯時期陶片

IAA HA-ESI 126 (2014) Fig. 8



圖 9：十字軍與馬穆魯克時期陶片

IAA HA-ESI 126 (2014) Fig.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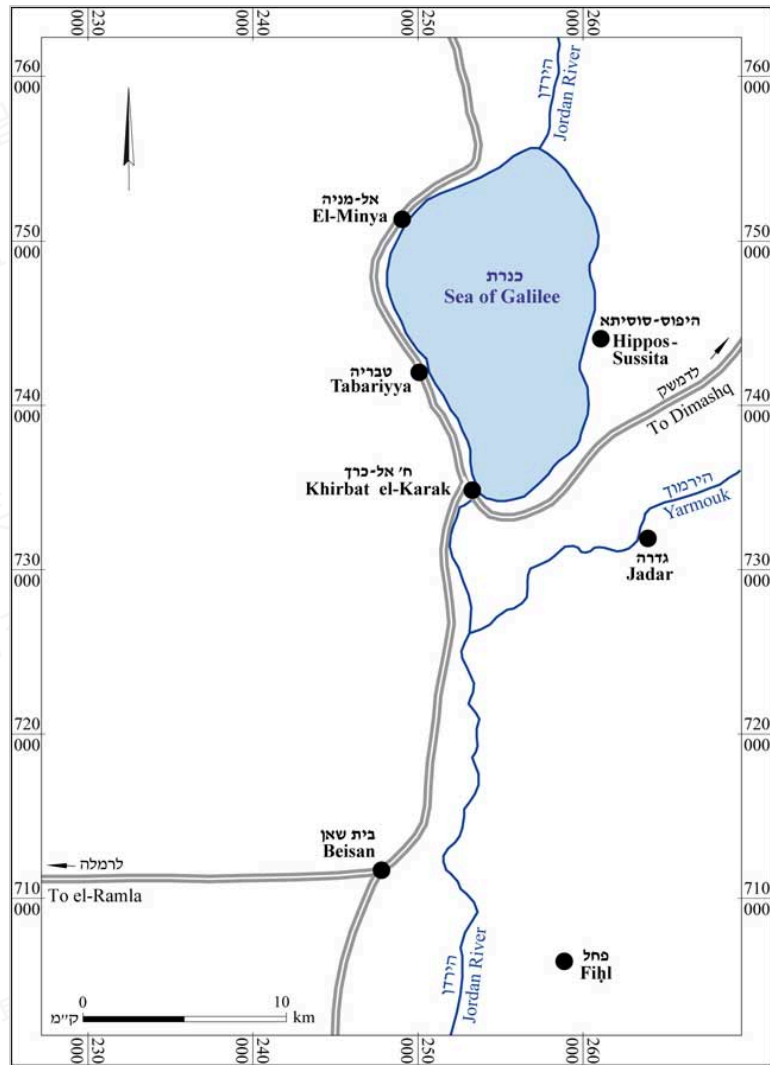


圖 10：烏邁亞烏爾敦省之地圖

IAA HA-ESI 126 (2014) Fig. 10

本中文翻譯僅供學術與教育用途，由「笑著行聖經調查小組—聖經研究部—BiblePI協編」製作。原始報告：Israel Antiquities Authority, Hadashot Arkheologiyot (HA-ESI)。版權 © Israel Antiquities Authority。HA-ESI 期刊為開放取用 (Open Access)。商業用途須 IAA 書面許可；轉載須註明出處。聯絡：info@chantochi.com · <https://chantochi.com> · WhatsApp/Telegram +852 9108 5024

發掘許可編號：A-6669 (可對照 IAA 網站資料序號)

—本翻譯僅供學術與教育用途·笑著行聖經調查小組—聖經研究部-BiblePI協編—

聯絡：info@chantochi.com

<https://chantochi.com>

WhatsApp/Telegram+85291085024

